

人物

科幻，提供一种新的在场方式

糖 匪 康春华



经在那了——“必须是，不得不是。”一股迫切的排他性的渴望被生成的力量。至于我的叙事动力，很遗憾，我对创作尚且停留在直觉认识部分。每一篇小说的内核在我看来都是独特的，当然其中应该有共性的部分。但我的确不是很清楚。

幻想、想象与人类未来现实

康春华：你认为幻想及虚构，对于短篇小说而言意味着什么？想象是否能够成为驱动一切小说要素的那根魔法棒？

糖 匪：如果谈到想象力，在幻想之外，在虚构之外，仅仅在文字表述层面想象就已经发生了。将眼前之物关联到“眼见”之物，关联到空间与时间的高度个人化的表达，同样需要想象力。“他的手一松，像条伤痕累累的大鱼，跃出水面。”算不算想象力呢？撇开修辞，想象他人的痛苦，想象他人的境遇，算不算想象呢？就我来说，想象力是构成小说的元素，它的重要性以及表现形式只和作者的创作理念和文学质地相关，和类型无关。想象力受小说内核的塑造，并且依附于人物情节，在其间编织出异时空。恰恰是限制成为骨架，让我小说里的想象呈现出你所说的汪洋恣肆。

幻想和小说的边界，取决于你对现实的界定。现代社会的声光电放射性气体，对前现代时期的人而言，就是幻想。以此类推，今天的我们在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盲点，被我们当作幻想的部分，很可能就是未来的现实；科学拓展人类对现实的认识，如今信息技术又为现实增加了另一层虚拟维度。电子虚拟空间早已浸入人类生活，全盘改变人类的精神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现实。还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这样，现实拥有如此多的可设前提，如此暧昧面目模糊。文学理应对此做出回应，这些回应很难不带有破坏性，破坏既有的界定方式，破坏使人觉得安全的壁垒。这很正常，小说从来不是为了让人觉得安全才存在的。

感官拼贴：一种未来图景

康春华：方向、坐标、方位，也是你小说中的显性因素。从2017年《南方小姐》到近期的《无定西行记》，正如你与评论家何平谈到对“西方”的文化诠释一样，方向承载了事关人类文明的历史想象的结晶。东西南北这些二维物理空间中的指涉，在你的笔下，存在怎样的含义？

糖 匪：东南西北这些方位词，起源于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努力。实际上，如果没有人类，也就没有东南西北。要经过人类的思考推演，借助工具，比如指南针，才有了这些将世界有序化的概念，这样建立起客观自然属性的过程，是受到人类主观意识影响的。谈到方位，首先要确定中心。这个中心设置哪怕到了地理大发现的早期，都还是相对主观的。我在这个问题上迂回那么久，无非想要松动那个顽固的被习惯蒙蔽的现实。而这个现实并非只对当下有意义，或者只停留在认识层面。这个现实松动与否，将成为我们能否主动面对创造未来的关键。这其实就是科幻小说，至少我个人理解的科幻小说的一个重要目的。

技术飞速发展。在古技术时代，技术带来的巨变是可见的，可以言说的。等到今天，进入信息时代，现实的巨变正以隐蔽的方式发生。我们的心灵甚至来不及为之震颤，更别提应对。但深刻的变化已经发生。衡量现实的尺度，对现实的感知，被我们构成的现实都已经迥然不同。我们懵懵懂懂地成了“新人”——所谓的“温和地走进良夜”，感知方式发生偏移，信息处理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精神疾病的过程也在改写，甚至感受器官、神经系统也在发生变化。

我看到了感官拼贴。面对巨大的信息洪流，以及自我确认的焦虑，人类被大量简化信息卷入，为了能快速做出反应，为了急于表达，而放弃思考和选择以及责任。拼贴式，让别人的感官成为你的感官，让别人的生活成为你的生活，让别人的经验成为你的经验，让别人的思想成为你的思想，用别人的话语装饰你的话语。一部分感受器官被钝化，一部分情绪机制轻易被触发，新的话语形成，新的人际网络关系也诞生了。

但还存在另一种感官拼贴，作为人类主动有效的应对。人类发展与与机器的新型关系，去完成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我们的感官不再被动接受，而是学会甄别选择组织控制，进化出新的感知能力，新的精神“器官”，借助机器，创造性地拼贴重组感知甚至记忆，解放出自身，成为更“人性”的人。事实上手机、笔记本早已成为外化的记忆存储器，负责人类的一部分记忆。可怕吗？如果可怕，那我们应该在从用纸笔记录的阶段就开始惊慌。将信息流作为生命元素，引入到人类生命过程，生成更高层次的生命形式，当人类开始

这样的感官拼贴，拼贴下的现实又会呈现怎样的面貌，我对此十分好奇。人类认知的现实和认知现实的方式，不仅关乎于人类主体性的确认，也影响着社会形态权力结构。我今后创作将围绕这个问题进行。

科幻小说重要的类型特征是对人类整体境遇的关注。我对人类境遇的关注正是以此作为切入点。但如何书写，如何不仅仅只是提供新的内容的书写，是个难题。比起提供新的内容，科幻小说更重要的是提供新的在场方式。如何让我的科幻小说在场，我还在跌跌撞撞地摸索中。

像跳棋一样前进

康春华：你的作品中有其他同代科幻作者所缺乏的文体感与语言自觉，还有强烈的性别视角，而这恰恰是主流文学关注的重点。你认为，同代人对于科幻的书写，在性别审视方面存在哪些继续有待深入挖掘的地方？

糖 匪：文体感也好，性别关照也好，并不是我有意识地去培养的。应该说，同时有一个女性和男性在我体内，我在塑造男性或者女性角色上并没有感到特别障碍。但这不意味在我书写其中一种性别时，就将唤醒这种性别别由它主导。而是共存他和她一起书写小说里的她或他。两种性别的共存令我书写变得更有弹性和空间。“主流文学圈”如果泛指的是非类型文学创作，那么我看到的，是许多创作群落的共生。即使非类型文学创作，即使只限定于小说写作，不同群落的文学主张和精神结构都是不同的，一个“主流”小说作者和另一个“主流”小说作者的差别，并不比他和一个多媒体艺术家之间的差别小。我被他们吸引，游荡其间，汲取养分，慢慢寻找自己的路径完善自己的结构。至于我不是不是类型写作者呢？事实上我创作过许多类型小说，包括武侠在内。而我的长篇《光的屋》是一篇非幻想的小说。所以，当我在写类型小说时，我的确是一名类型写作者。

康春华：未来，你有哪方面的创作计划？可能会涉及哪些题材与主题？

糖 匪：我会在不少类型领域尝试，我因此获得了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写小说变成和晒太阳一样，成了这个世界上成本最低的事。就科幻创作而言，感官拼贴是我这几年主要的一个方向，它太让我着迷了。不仅如此，也是对人类命运的一种切身回应。最近要出版的短篇集《奥德赛博》就是这样的尝试。我也会和一些当代艺术家青年策展人有一些合作。我之前是一名纪实摄影师，自己的装置作品也参加过上海G Gallery。我对当代艺术的实践，因为不希望只是作为文字提供者，还想做很多其他领域的尝试。

我觉得我的人生路径和创作路径都很像跳棋里的一种走法。散漫地前进，多线展开，借助自己和别人的棋子向前。一条摇摇晃晃的路线，非常不高效，非常浪费，但是我自己还挺喜欢。

科幻与「科学人」书写

安若水

读郑军的《临界》系列小说，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看倪匡《卫斯理系列》小说的情景。《临界》系列有《卫斯理系列》的色彩，但更人想起叶永烈在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金明戈亮”系列，那是科幻与侦探结合的经典。

近20年，大陆鲜有作家横跨科幻与推理这两种类型写作，郑军算其中一个。《临界》系列一共9本，每本都是小长篇，这借鉴了《卫斯理系列》和“金明戈亮系列”，还延续了从福尔摩斯开始，几乎所有推理文学的特点——侦探故事不宜过长。过长了，读者容易忘记前面的伏笔。但如果每写一部都更换主人公和背景，便会造成构思上的重复。所以，推理文学常以中短篇系列的形式出现。

郑军从1997年开始科幻创作，2000年他创作出长篇科幻小说《网魔》，并以《生命之网》为名公开出版。在《临界》系列中，这部作品恢复原名，成为第8本。从《生命之网》开始，主人公杨真和读者见面。后来郑军围绕这个背景，创作出若干中长篇和电影剧本，奠定了《临界》的基本框架。



但这些只是“故事”，没有灵魂。换言之，郑军在寻找更好的解读方式、结构方式和表述方式。科幻同样在讲人的故事，而能塑造好“人”的形象，对科幻作者而言更具挑战性。当下，能看到一些科幻作品却缺乏新的想象，即欠缺关于“人”的合理书写，读者看到的仅仅是“脑洞”而已。直到2017年，郑军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开始以一以贯之的“科学人”主题串起整个系列，全面修改前作，让人物命运能够承上启下，成了连贯的故事。就这样从2000年到2020年，《临界》系列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但郑军的20年已然过去。

一部好的科幻作品，人文主题应该与科幻合二为一：科学如何影响人的生活，如何影响社会变迁，人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21世纪的社会无法回避这些基本问题，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核能……《临界》的每个故事都从不同的科幻点上剖析了这个主题。

“科幻”中的“科”，一直被认为是科学指涉。但郑军决定重写《临界》时，便将“科”字重新定位于科学事业，定位于科学工作者，甚至定位于“科学人”。“科学人”群体并不把科学当成职业，他们本身过着纯粹的科学生活，并用科学的眼光看待一切。主人公杨真，既懂高科技又攻心理学，小说展现了以她为核心的“科学人”群体，无论是走向成功还是自我毁灭，都是靠鲜明的价值观来驱动行为。“科二代”在科幻小说中很少被展现，大多科幻中的科学家在作品里只是科学代言人，或者是“科学怪人”之美漫画式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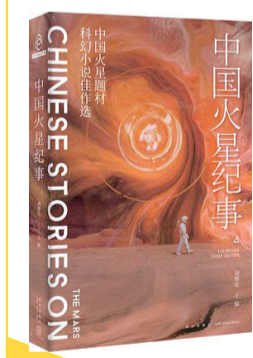
书中，杨真和她的同事都是既有司法背景，又有科学背景。她出于对父亲的厌恶，曾一度反感科学，但由于从小接受的科学训练深入骨髓，最终回到科学怀抱。她的事业、理想，甚至个人感情纠缠在一起，几经变化，终于在全新岗位上找到人生的锚地。随着《临界》系列故事的往后推动，杨真与其他主人公阅历增长，但她“坐言起行”的性格从未变化。她积极主动，热衷冒险，这给小说带来了强烈的行动感。近些年来科幻普遍偏“宅”，题材更多偏重数理科学，人物偏爱玄想，幻想无边无际。相反，《临界》的人物有正义使命，不仅自己奋力前行，也在带动周围的人前进。

小说中的科学知识服务于写好“科学人”这个任务。小说不仅要描写不同专业的科学工作者，还要描写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科学工作者。要把这些区别写准，写活，专业知识必不可少。《临界》系列以知识点密集而著称，每一部都出现十几个新名词，但读者读起来很轻松。因为这些知识服务于人物，而不是独立于人物。这也取决于作者长期的创作实践，能够熟练地用文学语言描写科学事实。

总之，《临界》是一套主题鲜明，人物形象饱满，富于人文内涵的科幻小说。曾有人认为科幻文学很特殊，必须依赖科学理论知识，但在郑军笔下，文学是人文，科幻文学也仍然是事关“人”的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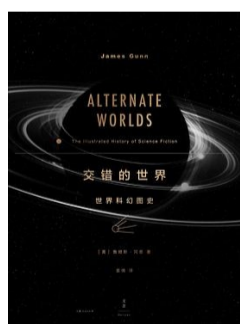
新书推介

刘维佳编，《中国火星纪事》，新星出版社，2020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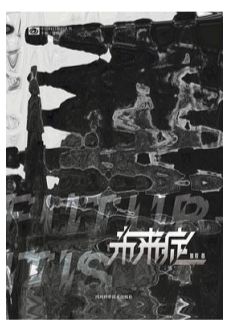
本书搜集了近30年来中国科幻领域创作出的火星叙事佳作。有的小说秉承我国科幻先驱郑文光的精神气质，展现中国人艰苦开拓、改造火星的宏伟历程，饱含“人定胜天，锐意进取”的豪迈情怀，是整本选集的精神脊骨。另一些小小说师承美国早期浪漫主义火星叙事潮流，以独特美感展现火星的神秘魅力。其他作品则进行了多元化的火星叙事，极力拓展科幻火星的疆域。

【美】詹姆斯·冈恩，《交错的世界》，姜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



《交错的世界》从最早充满想象力的口述故事开始，通过一代代作者创作的各种鲜活故事追溯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以及不同时代的科学和技术创新如何改变人类对自己在宇宙中的角色的认识，并改变科幻小说。作者如数家珍地讨论了影响整个科幻小说流派，以及在科幻小说发展道路上发挥作用的作家作品，为不断变化的科幻小说勾勒出清晰的脉络。

鲁般，《未来症》，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7月



《未来症》的背景为24世纪中叶，通过女心理医生弗洛莉的视角，讲述了三个独立却又彼此联系的未来故事，分别为Neith、上帝的鸿沟和极光之夜。本书贴近生活地探讨了人和人工智能、寿命和生物医学、贫富和环境封锁。在喧嚣的太平年代，清醒地看到不同阶层、背景、性格的人的孤独、挣扎、焦虑和期望，引人深思。

Advertisement for 'Yangzi River Poetry Magazine' (扬子江诗刊) 2020年第5期要目. Includes a list of poems and authors like Li Qiang, Wang Zhen, etc.

Advertisement for 'Nationalities Literature' (民族文学) 2020年第9期目录. Includes a list of articles and authors like Wang Yongtong, etc.

Advertisement for 'Zhongshan' (鍾山) magazine. Includes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a table of contents for the 5th issue, and contact details.